

tianxia  
dashi

# 天下大势

周梅森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大势/周梅森.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

ISBN 7-5321-2483-5

I.天… II.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1677 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袁银昌

正文插图:叶雄

## 天下大势

周梅森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装订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183,000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321-2483-5/I·1955 定价:1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35104888×7462

# 内谷捉安

## 内容提要

这是著名作家周梅森继《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利》之后精心推出的又一部颇具新意的长篇政治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边义夫和他的部下同僚在发迹过程中经历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喜剧，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特有的诡秘，对国民性问题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拷问；立意深邃大气，情节荒诞而不失真实；笔墨纵横恣肆，冷嘲热讽，无所顾忌，这在周梅森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 内谷捉安

# 作者简介

## 作者简介

周梅森，男，一九五六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当过矿工、文学编辑，挂职出任过政府官员，下海经过商，现为中国文联全委、专业作家。著有十二卷本《周梅森文集》，三卷本《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及中长篇小说四十五种。长篇小说《绝对权利》有俄译本、韩译本。另有根据其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文学剧本《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利》、《国家公诉》等。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国电视飞天一等奖、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等奖项几十种。

# 作者简介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革命前夜 / 1

第二章 “三炮将军” / 45

第三章 鲜血的洗礼 / 79

第四章 讨逆 / 115

第五章 罂粟花盛开的和平 / 159

第六章 帝制与“屁选” / 201

第七章 省城兵变 / 227

第八章 咆哮总统 / 271

# 第一章

## 革命前夜

—

宣统三年深秋的一个傍晚，边义夫被母亲李太夫人威逼着，跪在送子娘娘的神像前等着迎候儿子的降生。天是晴好的，夕阳鲜亮的光从窗外射进来，映得神案上橙红一片，让边义夫倦怠难忍。跪在软且暖的蒲团上，守着生动的阳光而做着祈祷求子的无聊工作，一个革命者是无法不倦怠的。为对付阵阵困意的浸淫，边义夫强打精神，努力思索革命，先想那革命何以顺天应人而成为当今世界之唯一公理，又想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须得多多往官府衙门扔些炸弹才好。如此这般一想，便记起了自己和家人王三顺先生秘密试造的炸弹，觉得送子娘娘神像前的供果一个个都像炸弹，装上捻子就能爆炸。思路豁然开朗，认定以线香作引信，有定时引爆炸弹的可能性，便生出了逃匿的幻想，身子扭来扭去地动个不停，借以试探母亲李太夫人的反应。李太夫人反应及时而明确，转过脸，一声示威性的干咳，立即扑灭了边义夫心中腾腾燃烧的

001

革命之火,让边义夫跪安稳了。宣统三年,革命和谋反还无甚区别,革命志士边义夫先生在自己母亲眼里只是个伺机谋反的小蠹贼而已,身为蠹贼的边义夫只能在无聊的祈求中消解革命意志。嗣后,关乎革命的断想随着香烛缭绕的青烟渐渐飘散开去,边义夫打起了盹,做了一个短促的小梦。于梦中见得一身系红斗篷的女人骑一匹红鬃马携一路风尘闯入了桃花集,径自奔他家来了。女人的面孔没看清,能记住的是那团梦里闪过的红光。边义夫便惶惑:红衣女人奔他家而来是何意味?该不会喻示其命中无子吧?由此推断夫人边郁氏仍是生不出儿子的,仍是。心理上取得了不再跪的理由,稍一踌躇,措去打盹时嘴角流下的粘稠口水,说了声“我饿”,勇敢起身,走到了二进院里。

母亲李太夫人在边义夫身后骂了句“孽障”,边义夫只当没听见。

天已经黑了下來,暮色深重,带着几分深秋的寒意和凄凉。院里静静的,头上的天空也是静静的,正是谋反的好时候。边义夫及时地想到了用线香去试造定时炸弹,激动不已地移步要往后院的地窖去。不料,恰在这时,一阵“的的”马蹄声隐隐响起,愈响愈烈,渐渐响至门前。这突然的变故让边义夫一时间很紧张,站在通往后院的腰门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眼前涌出诸多官厅捕快的身影,伴着那拿人铁绳的哗哗响声,身上现出了些许冷汗。去地窖造炸弹显然不合时宜了,边义夫忙溜到李太夫人身边重又跪下了。刚跪稳了,惊魂未定,家人兼谋反的同党王三顺已来禀报,说是有客要见。边义夫眼前仍爆涌着官厅的捕快兵勇,心扑扑乱跳,便不想见,盘着

长辫子的脑袋往一旁扭了扭，怯怯地吩咐王三顺说，“你就说我不在。”王三顺俯到边义夫耳边悄声道，“是桃花山里的霞姑奶奶来了。”边义夫眼睛一亮，忙不迭爬起来往门外跑，边跑边想，方才梦中的红衣女子指得怕是霞姑哩！这些日子满脑子革命，又一直挂记着霞姑和革命党的起事，许是思量得多了，才一闭眼就做出这种恼人的怪梦来。

果然就是霞姑。走到头进院子月亮门前，便听得霞姑在院里笑，笑声脆而响。伴着笑声的还有话，是和女儿大小姐边济香说的。一脚踏进月亮门里，现在眼前的竟是一片火爆的红，再细看，正见着霞姑解了身上的红缎斗篷往马背上搭。马真就是红鬃马，毛色极好，像披了一身亮闪闪的红缎子，不知霞姑又从哪强夺来的。边义夫撩着青缎长袍，疾疾走过去，欢喜地指着霞姑叫，“好你个女强盗，我下晚刚梦着你，你就来了！”大小姐学着奶奶李太夫人的腔调说，“是哩，来勾你魂哩。”边义夫在大小姐头上怪嗔地扳了一下，斥道，“你懂啥叫勾魂？！大人的事，小孩家不许插嘴！”旋又交待王三顺，“三顺，快把大小姐带走，我和霞姑奶奶有许多革命上的大事要商谈。”王三顺把大小姐一带走，霞姑倚着马笑了，“边哥，你下晚真梦着我了？这大白天的？”边义夫点点头，“可不是么！还梦着你的马呢。就是红鬃马。”霞姑又笑，“那马是在床上还是在地上？”边义夫知道霞姑逗他，也不说实话，搔搔光亮的脑门，“这可记不得了。一忽儿像似在床上，一忽儿又像似在地上。”霞姑收敛了笑容，“说真的，边哥，你是不是知道了？”边义夫看着霞姑俊俏的脸膛，有些发懵，“知道啥？”霞姑红涨着脸，压抑着激越的革命情怀，叫嚷道，



“边哥，你真不知道呀？武昌……武昌革命成功了，武昌光复了！”

边义夫怕李太夫人听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把拖住霞姑的手，“我们到屋里细细说吧！”到了屋里，掩上门，才急急问，“霞妹，武昌是啥时举事的？现在情势又是如何了？”霞姑用马鞭敲着桌沿，“据省城党人的消息，武昌新军是十月九日晚上举的事，总督衙门第二日就被攻占了，汉口、汉阳也相继光复。如今，武昌已通电全国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推了个新军协统黎元洪为大都督。边义夫连连拍掌，“好，好！如此说来，改朝换代就在今日了！”霞姑继续说，“省上的党人都动起来了。各路民军要向省城汇集，省城新军协统刘建时也被党人领袖黄胡子说服，拟于起事之后打出大汉军政府的旗号，呼应武昌。”边义夫说，“对，倘或举国呼应，革命大势就造出了！”言罢便问，“霞妹，咱们这边咋办？是不是也马上起事，大干一场？”霞姑眉梢一扬，颇为得意，“当然要大干一场喽！省上党人黄胡子要我会同铜山李双印、白天河，择机在新洪起事。黄胡子说，新洪为本省南部重镇，起事意义十分重大哩！”边义夫益发快乐，“日子定在哪天？”霞姑欲言又止，“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边义夫说，“我揣摸也就是这几天了。”霞姑不接这话碴，自顾自地道，“只是，新洪起事怕不易呢！新洪巡防营的钱管带和绿营的江标统都不是省上的刘协统，没准得和他们打一场，攻打新洪城八成也要用上几颗大炸弹的。”边义夫忙表功说，“你一提炸弹我想起来了，我正打算试造一种能定时的炸弹，用线香做引信……”霞姑没好气地打断边义夫的话头，“还提你的炸弹呢！还提！造到如今，没成过一个。定时炸

弹我就更不指望了，再说，咱现在用不着了！我这回路过桃花集，只想接你进山，明火执仗去扔一回炸弹。现在收拾一下跟我走吧！”边义夫没想到霞姑会邀他进山举行武装革命，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霞妹，你莫不是开玩笑吧？”霞姑说，“这种时候谁有心思和你开玩笑？姑奶奶我是看得起你，才接你去参加革命嘛。”

边义夫见霞姑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不敢不认真了，可一认真，马上觉得自己去不了。倒不是不想去，而是没法去。夫人边郁氏正生产，母亲李太夫人盯得便紧，想像往常一般孟浪是不行了，于是，惭愧地看了霞姑一眼，垂头丧气呐呐着，“只怕不行呢！郁氏这几天要生，我娘……我娘只叫我跪送子娘娘，连……连大门都不许我出哩……”霞姑鄙夷地看了边义夫一眼，“又是你娘，又是！被你娘拴到裙带上了么？你自己就没有主张么？腿不是长在你身上么？”边义夫愧得更狠，又是叹气，又是搓手，“霞妹，你说……你说我能不想去革命么？不说有你这撩人的女强盗，就是没有你，我也想去，我这人最喜热闹，革命这种热热闹闹的事，我能不想去么？可家里这个样子……”霞姑不耐烦了，“好，好，你甭说了，你不能去就算了，只当我没说。”边义夫却又道，“我也没说我就不去，革命能少了我么？我可是读过《革命军》的，还给你们山里的弟兄读过！我是想等郁氏平安生了便去，到那时，我到何处找寻你们？”霞姑颇为乐观，“到那时或许革命已成功了，你边少爷就到新洪城里找姑奶奶我喝酒吧！”边义夫应道，“也好，也好。”霞姑又说了些别的，说完后，顾不得和边义夫亲热便要走。边义夫觉得意外，从身后把霞姑抱住了，手在霞姑隆起的胸脯上乱摸。

霞姑用马鞭柄在边义夫的手上狠敲了一下。边义夫惊叫一声，抽回了手。霞姑只当什么也没发生，径自出门去牵院里的红鬃马。

边义夫一直追到院中，要霞姑多坐一会儿，再说话。霞姑回过头，把一口碎玉般的牙齿亮了亮，冲着边义夫嫣然一笑，“你的话只怕要用鸡巴来说了吧？我现在要忙光复的大事，没那份闲心思！”边义夫这才收了心，臊红着脸，一言不发把霞姑和她的马送到了大门外。到大门外才看到，黑暗中猫着几个带枪的弟兄，还有马。有个弟兄的脸孔像是很熟的，也闹不清是在桃花山，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的，便冲那弟兄点了点头。那弟兄也冲边义夫点了点头，还说了句，“边爷，得空到山里去玩。”这时，霞姑已走到了上马石前，正要上马，边义夫过去扶了一把。霞姑扭过头，挥了挥马鞭，“边哥你回吧，让你娘看见，又得骂了。”边义夫怯怯地笑，“不怕的，反正我是被她骂惯了。”霞姑在上马石前上马走了。边义夫眼见着霞姑和她的红鬃马并那一千弟兄在渐渐远去的蹄声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才听到了身后院里隐隐传来的自己新生儿子的响亮啼声。转过身跨进大院门时，又见得母亲李太夫人在门口立着，心中不免一惊。

## 二

李太夫人塑像般地站在大门内的花圃旁，两只深陷在凹眼窝的黄眼珠射出阴冷的光，逼得蠢贼边义夫不敢正视。边义夫便仰脸去看天，想做出一副坦然而无所谓的样子从李太

夫人身边溜过去。李太夫人看出了蠡贼心底的怯懦和惭愧，在该贼走到近前时，身子一移，堵住了贼的去路，“恭喜你呀，是男孩。”边义夫冲着母亲尴尬地笑了笑，“怪不得哭得这么响哩。”李太夫人叹了口气，“不容易，你们老边家三代单传不绝后，是神灵保佑。”边义夫敷衍道，“这一来，娘的心也安了。”李太夫人哼了一声，指出，“我只怕这孙子不知哪天就变作刀下鬼！”边义夫愣了一下，旋即叫道，“娘，你这……这说的是啥话呀？”李太夫人说，“我说的是实话，谋反是要满门抄斩的！”边义夫瞅了母亲一眼，竟笑了，“娘，你听到霞姑说的话了，是不是？你别担心，如今不是往日，满人的气数已尽，武昌举事已经成功了嘛。”李太夫人看着星斗满天的夜空，平淡和缓地说，“满人的气数尽没尽娘不知道，可娘终是多活了这许多年头，长毛谋反却是知道的。当年长毛也成功过，还定都金陵，封了那么多王！可那个天朝今儿在哪里呀？啊？那么多王侯将相在哪里呀？啊？一个曾相国就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对付像你这样的小蠡贼，就用不着麻烦曾相国喽，城里巡防营来个管带就把你灭了！”言罢，还居心叵测地征询蠡贼本人的意见，“义夫呀，你说是不是呀？”边义夫受了刺激，邪劲上来了，头一昂，滔滔不绝说了起来，“不是！娘，我告诉你，今日是革命，深得民心，举国响应哩！满人朝廷奴役我大汉民族已二百余年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尤为不可忍者，这鸟朝廷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百姓，其腐败之烈已不堪言也！娘，咱远的不说，就说庚子年吧，列强诸国联军打到京城，连圆明园都烧了，还逼着我国割地赔银。我国积弱已久，哪有这许多银子？百姓穷得吃观音土，咱新洪哪年不吃死一批？！所以，非革命无以救国

救民！”李太夫人咂起了嘴，仰望夜空，感慨不已，“老天爷呀，你可真开眼，让他们老边家出了这么一个要救国救民的革命小蠹贼！”感慨完毕，阴着的脸又转向边义夫，“义夫，你既是如此忧国忧民，志向远大，何不去做一回曾相国？咋总是和桃花山男女强盗搞在一起？你们这伙蠹贼强盗革命成功，咱就国势强大了？老百姓就不吃观音土了？”边义夫想都不想便道，“那当然！”李太夫人难得赞同了蠹贼的看法，点点头，“也可能，百姓不吃观音土了，都吃肉。”边义夫深知其母的战法，怕被母亲抓住不是，又补了一句，“中国人口比较多，有四万万，也许一时还不能让四万万人吃上肉，但是至少能喝到一碗两碗肉汤的。”李太夫人又点头，“那是，人肉汤！你们就让老百姓吃人肉，喝人肉汤吧！这种好事我不但听说过，也在灾年里亲眼见到过，叫人相食。”

和这样反动而顽固的母亲谈革命简直是白费口舌，边义夫不愿再谈下去了，仰脸去看天，细数布满苍穹的点点繁星。李太夫人却坚持要谈，力图将蠹贼儿子变成大清官府的良民百姓，口气中少了些讥讽，多了些严重和关切，“我知道那个女强盗来找你准没好事，果不其然，是伙你谋反！你往日和她在一起胡闹倒也罢了，我眼睁睁闭，只当没看见，万没想到，你们今日竟真要谋反了！这真是一代强似一代呢！你那短命的爹也只是胡嫖滥赌，你比你爹更高强了！你倒说说，你们老边家可还有谁像个人？二十四年前，你那不争气的爹……”边义夫看出了李太夫人的不良意图：老人家又要对边氏家族进行系统指控了，心里有些烦，不再数星星，手一挥，颇为不耐地打断了母亲的话，“好了，好了，娘，你甭说了，这些陈谷烂芝麻的

事我都听一百遍了！”李太夫人厉声道，“就算你听了一百遍，我还得说一百零一遍！”边义夫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赔上满脸的笑，“娘，我也不是不让你说，你老人家那话回头再说行不行呀？总得先让我这当爹的进屋看看儿子吧？”李太夫人这才暂时罢了休，和边义夫一起去了边郁氏的房里。

母子都挺好，后来被命名为边济国的儿子，正在边郁氏怀里安然躺着，像一团凭空落下来的肉，让边义夫感到既陌生又羞愧。边义夫壮着胆子，在儿子毛绒绒的小脸上摸了摸，皱着眉头对边郁氏说了句，“这孩子咋这么难看呀？”边郁氏不敢作声，李太夫人在一旁接上了碴，“你刚落生时还不如他……”

李太夫人指控的意志是坚决的，守着刚刚落生的这位边氏第三代男人，即泪眼婆娑，开始了对边氏前两代男人斑斑劣迹的追溯。这追溯总是从二十四年前的那个风雪夜开始。那个风雪夜已刻在李太夫人的脑海里，再也抹不去了。经年不息的回忆，不断丰富着那个风雪夜的内容，使得李太夫人对那个风雪夜的述说每一回都不尽相同，可基本事实却是一样的，那就是：边义夫的父亲边兴礼和新洪巡防营的刘管带争风吃醋，为一个唤作“小红桃”的女人，在新洪城里的“闺香阁”打起来了。边兴礼被刘管带打断了双腿，活活冻死在雪地里。李太夫人得信后，连夜赶往新洪城里，把边兴礼的尸体背到知府衙门，抱着还在吃奶的边义夫，历时三载，告准了刘管带一个斩立决。这事当时很轰动，城里的戏班子还编了出《青天在上》的戏文，唱了好几年。边义夫小时候看过那出戏。记得最清的是，戏台上扮母亲的女戏子一点也不像母亲，比母亲要好看得多。还记得那阵子有不少人给母亲做媒，要母亲再嫁，母亲都

回绝了，带着他守寡至今，独自撑起了边家门户。因此，母亲今天也就取得了指控边家爷们的绝对权力。宣统三年那个深秋的夜晚，李太夫人追溯的历程照例从二十四年前的风雪夜开始，骂过了边义夫的老子，又骂边义夫。最后，李太夫人抹着红且湿的眼睛总结道：边家正是因为有了她，才没在边兴礼和边义夫手中败光，才会有今日这平和温饱的好日子，“你说是不是呀，义夫？”李太夫人最后问。

010  
边义夫带着两代男人的羞惭，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娘！你的功德不但是我，就是咱整个桃花集的老少爷们都知道哩！”李太夫人有了些满足，才又叹着气说，“义夫呀，这许多年过去，我也想开了，再不指望你能进学考取功名，——咱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根本不是那块料！可我也不甘心，我已想好了，来年就给你捐纳个功名，也算对得起你们老家了！”边义夫觉得母亲实在荒唐：他都替革命党造上炸弹了，她老人家竟还要去给他在满人的朝廷捐纳功名！嘴上却不敢说，怕一说又引出母亲涕泪交加的教训。李太夫人便上了当，以为获得了教育的成功，遂指着边郁氏和边郁氏怀里的边济国说，“义夫，你今日没和那女强盗走还是好的，日后也得听娘的话，好好守着你的老婆、儿子过日子，别去做那革命蠢贼，附逆作死。”边义夫违心地点着头，心里却有些悔，觉得方才还是跟霞姑走的好，早知儿子今晚能平安落生，他真就跟霞姑去武装革命了。而若走了，现刻儿也就不用在装着样子奉迎母亲了。母亲无论怎样勤劳能干，终是妇道人家，不懂天下大势，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大清真就靠不住了嘛！

十七年后,边义夫才把心里想的这番话公开说了出来,是向笔直地立在大太阳下忠诚三民主义的四个师两个独立团十二万官兵说的。边义夫说:“……伟人者,皆有不同常人之远大目光。举一个例:兄弟当年投身辛亥革命时,就具有了这等远大目光,兄弟知道武昌城头的炮响,意味着一场民族革命。而家母看不到这一点,她老人家只看到眼面前的那片天地,以为大清王朝打下了不可动摇的万年桩。武昌都成立军政府了,黎胡子都做了军政府大都督了,家母还要为兄弟向大清的朝廷捐纳功名!这就大错特错了嘛!若是兄弟当时真依了家母,哪还有今天?而今天,天下大势又变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就要结束了,我们不接受蒋总司令三民主义的旗帜,未来之中国将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凡有头脑的大人物,无不看出了这一点……”

011

可惜的是,在宣统三年秋天的那个夜晚,边义夫尚未成为大人物,他在母亲李太夫人眼里是个不可造就的浪荡子;在大了他六岁的夫人边郁氏面前是个偷鸡摸狗的坏男人;甚至在两个女儿面前也没有做爹的尊严;这就让他丧失了对自身伟大的自信。李太夫人走后,有一阵子,边义夫也怀疑起了自己投身的革命事业,眼前老出现挨杀头的场面,还见着常卖大烟与他的钱管带狞笑的脸。便想到,就算武昌已成了功,新洪地区革命的前途仍是十分渺茫的,闹不好,这好端端的革命就会变作一场鲜血淋漓的谋反。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得及早从这场革命抑或是谋反中抽身,而且也没必要再去投奔霞姑和她操持的起事了。想来想去,终是拿不准未来革命局面的发展,便痛苦起来。于是,先躺在边郁氏母子床对面的一张躺椅上



吸大烟，后又双手背在身后来回踱步，弄得满脑门的官司。直到门轻轻叩响，家人兼谋反的同党王三顺的大脑袋探了进来，边义夫精神方为之一振，这才想到要和王三顺一起好好合计合计将来的革命。

### 三

王三顺和边义夫是革命同志。二人虽说一个是主子，一个是下人，但却从小在一起长大，气味相投，特别是大前年同入一只柴筐被铜山里的强盗绑了一回票后，其关系益发变得割头不换了。王三顺这厮只长骨头不长肉，便显得头出奇的大，头因其大，坏水也就格外的多。边义夫被王三顺的大头勾引着出了边郁氏的房门，正要把自己的痛苦和踌躇说与王三顺去听，王三顺先一步开了口，伸着一颗大头很神秘地问边义夫，“边爷，霞姑奶奶像似走了吧？”边义夫心不在焉地嗯了声。王三顺乐了，长臂往边义夫瘦削的肩头上一搭，“那就好！那咱就有好事了！”边义夫拨开王三顺的长臂，“有啥好事？这年头！”王三顺俯到边义夫耳旁说，“嘿，边爷，这年头还真有好事呢！集北的尼姑庵新来了两个小尼姑，最多十六岁，嫩着哩，一掐就滴水！咱们今夜去爬回墙头咋样？”边义夫连连摆手，“算了，算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烦！”王三顺说，“烦啥呀？炸弹都造了十几个，边爷你只等着大乱一起，改朝换代就是。到时候爷你那是高官尽做，骏马尽骑了！边爷，你发了可别忘了我呀，我可是帮您谋反造过炸弹的！”边义夫马上想到母亲关于谋反作乱的话，很生气，“什么大乱一起改朝换代？！”

012